

智慧的條件

時間：110年12月8日(三)10:00-12:00

地點：東海大學人文大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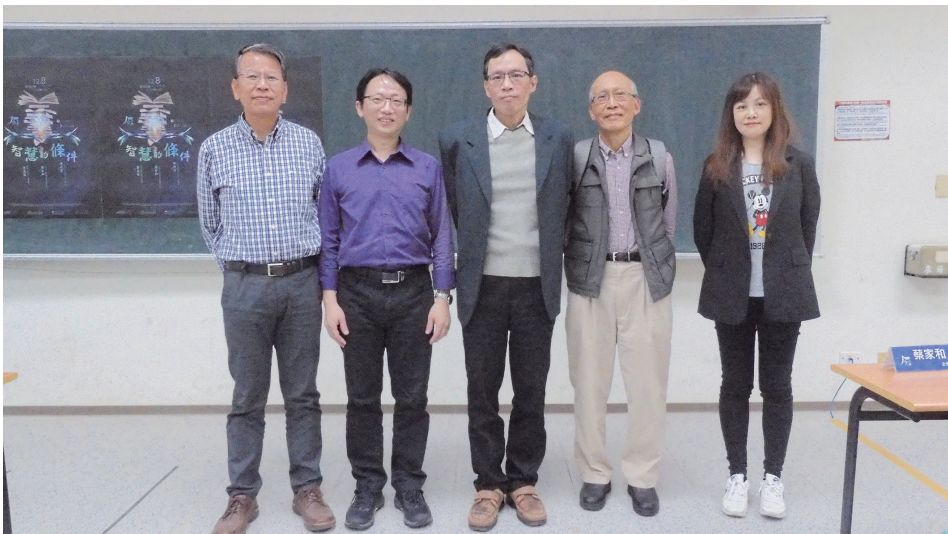
主講人：蔡政宏(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)

主持人：蔡家和(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)

與談人：李蕙容(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)

記錄：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人文沙龍團隊記錄，並由蔡政宏研究員審訂。

在科技進步的現代生活中，人們的日常似乎與「智慧」密不可分，從手機、穿戴裝置、家電到住宅等，莫不冠上「智慧」二字，來揭示其功能的便捷與靈活，也顯示出現代人所追尋的目標。事實上，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，「智慧」一直受到推崇，普世價值也肯認人們應當成為「有智慧的人」，但似乎鮮少見聞人們如何具體力行地「追尋智慧」。相較於金錢、名聲、權力、健康、物質等層面的成就，「追尋智慧」顯得抽象、模糊及難以定義，對於何謂「智慧」的解釋，也隨著不同的領域或範疇更顯得言人人殊。在標榜「愛好智慧」的哲學領域中，又是如何界定與看待智慧？主講人蔡政宏教授以分析哲學的方法，就「智慧為何



圖一：講座合影(左至右)：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、主講人蔡政宏研究員、主持人蔡家和教授、與會者馮耀明教授、與談人李蕙容助理教授

重要」、「誰在研究智慧」、「智慧究竟為何」、「智慧為何稀有」、「智慧如何可能」等五個問題分別論述，呈現哲學家在此課題的研究成果。

蔡教授首先以一段高中生甲與蘇格拉底的虛擬對話解釋「智慧為何重要」，情況如下：

甲說：我要念大學。
蘇說：為什麼你要念大學？
甲說：因為我要有文憑。
蘇說：為什麼你要有文憑？
甲說：因為我要有工作？
蘇說：為什麼你要有工作？
甲說：因為我要賺錢。
蘇說：為什麼你要賺錢？
甲說：因為我要結婚買房。
蘇說：為什麼你要結婚買房？
甲說：因為我要有「家」的感覺。
蘇說：為什麼你要有「家」的感覺？
……………（持續其他可能的回答）

在這段虛擬對話中，高中生甲與蘇格拉底可以不斷地問答下去，但也將產生無限後退（infinite regress）。以無限多的理由來支持某一行動或意圖，在理論上有其可能缺陷，且也與事實不符。試想高中生甲與蘇格拉底接續下來的對話：

甲說：因為這是我追求的幸福人生，我要幸福！
蘇說：為什麼你要幸福？
甲說：???

在上述情景中，「幸福」是終極目的（final end）或基本價值（basic value）的典型代表，可以說追求幸福符合於一般人的日常經驗，也可用以終止理由的無限後退。若再去追問「為什麼要幸福」就顯得不知所問為何。

蔡教授指出，由這虛擬對話可突顯兩個要點。第一個要點是，人的意圖／行動背後涉及實踐推理，亦即涉及關於「what to intend」、「what to do」的推理。人們每天產生許多意圖／行動，但不見得意識到自己在進行實踐推理。具體地

說，念大學作為意圖，是根基於「要有文憑」的欲望及「念大學能有文憑」的（方法—目的）信念；有文憑作為意圖，是根基於「要有工作」的欲望及「有文憑就能有工作」的（方法—目的）信念。據此探詢出行動的最終意圖為「要有幸福」。念大學、有文憑、有工作及賺錢等，可視為是工具目的或構成目的，是達到最終目的的方法或手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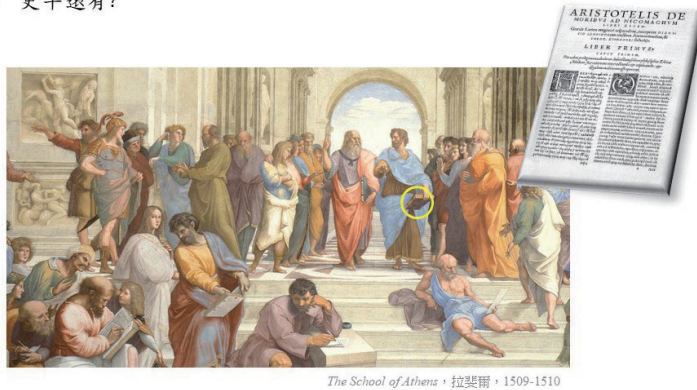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個要點是，實踐推理有好壞之別。若甲由他的信念「如果超人是全能的，那麼超人能阻止地震」及「超人不是全能的」推出「超人不能阻止地震」，那麼我們會說甲做了一個不好的理論推理（*theoretical reasoning*）（否定前件，因而否定後件的謬誤）。又例如乙想要在最短時間內由臺北到高雄，思考後打算在臺北搭普悠瑪列車，途經過花東再到高雄。在假定高鐵正常行駛的情況下，我們會說乙做了一個不好的實踐推理（*practical reasoning*）。同樣地，在追求幸福的實踐推理上亦有好壞之別。以上述對話為例（「念大學→有文憑→有工作→賺錢→結婚買房→有家的感覺→獲得幸福」），其中涉及的實踐推理圖像雖簡單，但它們都是好的推理嗎？特別是，上述追求幸福的實踐推理圖像其實是刻意簡化的（目的在突顯出欲望、信念、意圖／行動之關聯），實際生活中的實踐推理圖像則是複雜的，其中有更多（實際或潛在）的欲望、信念、意圖／行動錯綜複雜交織在一起。在這複雜的實踐推理圖像中，所有的推理都是好的嗎？其中推理的好壞又是如何界定呢？「好」是指方法上的「好」，還是指目的上的「好」？又，方法上的「好」是指比較有效，還是比較道德？目的上的「好」是指比較雄心壯志，還是符合公益？或者，這些都必須全盤考量在內。

回到「智慧為何重要」這問題。由上述可知，人的個別活動涉及實踐推理，而實踐推理有好壞之別，對追求幸福的活動而言，其涉及更大範圍的實踐推理，且推理上同樣有好壞之別。如果人們認為幸福是重要的，那麼人們也應該肯認智慧是重要的，因為智慧是人們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那類「好的」實踐推理能力。

進到第二個問題：誰在研究智慧？既然智慧與幸福密切相關，那麼研究智慧似乎就頗具吸引力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人們對「智慧」頗為推崇。然而蔡教授指出，推崇智慧的人，不見得是研究或具備智慧的人；研究智慧的人，不見得是具備智慧的人；具備智慧的人，不見得是研究智慧的人。提及古代研究智慧的人，大家最先會想到的就是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（*Socrates*, 470-399 B.C.）及亞里斯多德（*Aristotle*, 384-322 B.C.）。蘇格拉底透過探訪當時具有智慧名聲的政治人物、詩人和工匠來探究神諭中的智慧之意涵，而亞里斯多德在其《尼各馬可倫理學》（*Nicomachean Ethics*）第六卷透過對比其它德性來闡述他的智慧概念。在

現代研究智慧的人主要是專業哲學家及心理學家。心理學家將智慧視為是一獨立研究課題，而當代哲學家對智慧的研究大多是依附在德性倫理學、德性知識論及哲學史等學科之下。心理學家與哲學家對於智慧的研究進路也有差異。心理學家會去蒐集一般人對於智慧的看法 (implicit theories)，探究智慧的成分，加以修正成為判準並作為測量智慧之用。哲學家則是以思辨方式，探究智慧的充分與必要條件 (S is wise if and only if...)。有鑑於兩者的差異，有些哲學家 (如美國哲學家 Linda Zagzebski) 對於心理學的作法表達憂慮，蔡教授則認為兩者實有跨域研究的可能與必要。

- 誰在**研究**智慧?
- 古代：亞里斯多德, *Nicomachean Ethics*, Book 6
- 更早還有?



The School of Athens, 拉斐爾, 1509-1510

圖二：亞里斯多德在其 *Nicomachean Ethics* 一書中對比其它德性來闡述他的智慧概念 (圖片來源：講者簡報)

對於第三個問題「智慧究竟為何」，蔡教授則以「智慧之技藝模型」(the skill model of wisdom) 來闡述他的觀點。這模型主要是透過對「知道如何」(knowledge how) 的研究擴展而來。「知道如何」是用來解釋行動主體在某一領域中的智能行動 (intelligent action) 如何可能。在反智識主義的觀點下，「知道如何」是一種技藝。在這背景下，支持智慧之技藝模型的論證可以表示成：前提一「S 是有智慧的，若且唯若，S 知道如何過得幸福」，前提二「S 知道如何過得幸福，若且唯若，S 有過得幸福的技藝」，結論為「S 是有智慧的，若且唯若，S 有過得幸福的技藝」。以技藝觀點來看智慧，智慧有三個條件要滿足：一、智者必須知道幸福由何構成 (或知道人生中最重要目標或價值為何)；二、智者必須知道幸福如何達成 (或知道達成人生中最重要目標或價值的方法為何)；三、

智者必須可靠地成功（依上述所知）達致幸福。哲學家羅伯特·諾齊克（Robert Nozick, 1938-2002）對於智慧的描繪中羅列出多項智者必須知道的事項，乍看下來會以為是一堆知識的集合。但細分下大致不出目的知識與手段知識兩大類，是以諾齊克的智慧觀相當接近技藝模型。蔡教授補充說明，技藝理論中的實踐推理是一種手段一目的推理，但學者常以為這種推理只能是對其中的「手段」進行思慮，而無法思慮「目的」，因為目的是給定的；但若由明細主義角度來看，在手段一目的推理中，目的不只「可以」也「應該」被思慮。

有人認為，在智慧之技藝模型下，智慧的三個條件似乎頗易達成，其不過就是去「知道」人生的目標及達成手段，並「付諸實踐」完成它。若是如此，智者應當隨處可見，但現實卻是「智慧是稀有現象，智者並不多見」。因此蔡教授接著論述的第四個問題是「智慧為何稀有」。由智慧之技藝模型來回應，理由有二：一者，上述三個條件只是必要條件；二者，這些條件並不如表面上看來那麼容易滿足。例如智慧的第一個條件是去「知道什麼是幸福」，或者去「知道什麼是對你好的事（what is good for you）」。蔡教授以打疫苗、當總統為例提問，打疫苗、當總統是對你好的事嗎？從客觀主義的角度來看，這些問題會有客觀答案，不論你想不想實踐它。不過由主觀主義的角度來看，「對你好的事」必須基於你對它有所欲望，它才能是「對你好的事」。蔡教授更進一步由享樂主義（Hedonism）、欲望滿足理論（Desire-satisfaction theories）、客觀清單理論

智慧為何重要？

論證 A 前提 1：如果幸福是重要的，那麼智慧也是重要的。
 前提 2：幸福是重要的。
 結論：智慧也是重要的。

智慧究竟為何？

論證 B 前提 1：S 是有智慧的 ↔ S 知道如何過得幸福
 前提 2：S 知道如何過得幸福 ↔ S 有過得幸福的技藝
 結論：S 是有智慧的 ↔ S 有過得幸福的技藝

智慧為何稀有？

論證 C 前提 1：若智慧的條件不易滿足，則智慧稀有。
 前提 2：智慧的條件不易滿足。
 結論：智慧稀有。

智慧如何可能？

論證 D 前提 1：若智慧是技藝且技藝是可習得的，則智慧是可習得的。
 前提 2：智慧是技藝且技藝是可習得的。
 結論：智慧是可習得的。

圖三：對「智慧」之提問與論證（圖片來源：講者簡報）

(Objective list theories) 三種立場論述何謂幸福，並分析三者各自的挑戰與缺陷，進而導向「成功理論」(the success theory of well-being)。蔡教授接著再分別論述為何智慧的第二個、第三個條件也不易滿足（前者乃因個人能力、現有技術、想像力等不足而無法擬出可行方案，後者乃因意志薄弱、脈絡因素等等而無法成功實踐）。由於智慧的三條件（知道幸福由何構成、知道幸福如何達致、成功達致幸福）都不似其表面那般容易滿足，這解釋了為什麼智慧稀有。

最後的問題（第五個問題）是「智慧如何可能」。如果智慧稀有，智慧又是如何可能？蔡教授以 Hubert Dreyfus 與 Stuart Dreyfus 的技藝習得五階段模型說明，習得技藝通常需經歷新手 (novice)、進階初學者 (advanced beginner)、勝任 (competence)、熟練 (proficiency)、專技 (expertise) 等五個階段，在各階段中各自有其不同的情境與應對行動，例如由在駕訓班學開車的新手到真實開車上路，再到經驗豐富、技巧熟練的用路人，皆有其不同情境與行動。智慧學習者在習得智慧（作為技藝）上亦有類似的五個階段，依循 Dreyfus 的技藝習得模型所言，在初階時運用規則、準則行動，中階時學會選定觀點或目標，邁向高階後則進入以直覺 (intuition)「看出」目標及「看出」如何完成選定目標的方式。若我們同意智慧是技藝，那麼 Dreyfus 的技藝習得模型有助我們瞭解智慧如何可能。